

國父廣州蒙難

指揮海軍討逆記

袁良驊

本文作者立法委員袁良驊先生，於民國十一年六月孫中山先生廣州蒙難時任舞鳳艦艦長，親身參與護衛中山先生及討伐陳炯明之役。文中所記，俱為親歷，此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

—編者

中華民國十年五月五日，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之職，北京政府首腦徐世昌聞之如芒刺在背，乃主使廣西督軍陸榮廷出兵犯粵，孫先生立即命令陳炯明，粵軍第二軍長許崇智，贛軍總司令李烈鈞，三部分途與師伐桂，至九月底由於海陸夾攻已將桂省克復。孫先生擬乘勢出師北伐統一全國，詎料陳炯明無大志，復惑於吳佩孚之割據式聯省自治之言，派員與吳佩孚暗中勾結，並對北伐軍遇事阻撓，斬其餉糧。孫先生不得已遣陳炯明返回廣州，陳炯明是時實集粵軍總司令兼第一軍長及廣東省長於一身也。

北洋艦隊被我收復

民國十一年春，北伐軍進展甚速，二月中旬已抵達湖南省境，吳佩孚大急，而陳炯明阻撓北伐之進行亦亟。孫中山先生以後方不固，決計

率師回粵，並免去陳炯明之總司令及省長兩職，改派伍廷芳先生為廣東省長，至是陳軍即由廣州退據東莞縣之石龍鎮及虎門一帶，並以惠州為其根據地組織偽指揮部，派葉舉為總指揮，陳炯明則隱身幕後坐鎮其中陰謀破壞我方。孫先生以陳炯明叛跡未彰，猶希望其悔過歸來，不但不忍消滅其部隊，且令回師之北伐軍繞道行軍，遠駐韶關以避免與陳軍衝突而示無他，孫先生祇率少數侍衛及高級幕僚返抵廣州辦理善後，仁者之用心可謂苦矣。

孫先生為着鞏固廣州革命策源地起見，抵粵不過數日即令海軍軍官陳策、溫樹德、馮肇憲、袁良驊、歐陽格、歐陽琳、招桂章、丁培龍、鄭星槎、盛延祺、吳芝馨、田士捷、李英傑、馮肇銘、袁柳溪、陳其永、盧善矩、胡軒、林若時、陳浩、李毓藩、陳錫乾、何子全、蘇仰激、盧適祥、何翰瀾等，將駐粵北洋第一艦隊（司令林葆

懌）之巡洋艦海圻、海琛、肇和號、砲艦永豐、舞鳳、楚豫、永翔號，驅逐艦同安、豫章、飛鷹號，運輸艦福安號，共十一艘軍艦一舉而全部攻下「收復」之，是役吾人故犯奪艦之大忌，選擇於正午時間出其不意遂行總攻，故能收到大獲全勝之效果，至是孫先生派陳策為廣東海防司令，溫樹德為北洋艦隊司令，盛延祺為海圻艦長，田士捷為海琛艦長，吳芝馨為肇和艦長，何翰瀾為飛鷹艦長，馮肇憲為永豐艦長，袁良驊為舞鳳艦長，招桂章為楚豫艦長，歐陽格為同安艦長，歐陽琳為豫章艦長，丁培龍為永翔艦長，林若時為福安艦長。

廖仲愷力保陳炯明

孫先生既將艦隊收復，陳炯明慚於海軍之威力不敢蠢動，孫先生素以恕道待人，以為假以時日陳炯明將會悔過，乃離開廣州駐節韶關之北伐

軍行營，復令許崇智、李烈鈞，中央直屬軍長黃大偉三部隊取道贛南北伐，僅留下海軍駐泊廣州之省河及黃埔港以資鎮懾。詎料陳炯明野心未戢，以北伐軍領帥離粵認爲有機可乘，但仍以海軍爲可畏，遂企圖遊說海軍叛變。陳炯明託吳佩孚的代表溫樹德之同鄉粵人劉大同向溫樹德遊說，溫樹德其時尚在猶豫中，而陳炯明亦知粵籍之廣東海防司令陳策，北洋艦隊中之永豐艦長馮肇憲、舞鳳艦長袁良驊、楚豫艦長招桂章、江西籍之同安艦長歐陽格、豫章艦長歐陽琳等人均服膺。孫中山先生者，溫樹德不但對之無能爲力，且恐一旦有事反受其牽制，故陳專派葉舉相機傾全力遊說之，先是陳炯明企圖運動海軍之陰謀，在陳策及馮、袁、招、歐陽五艦長方面早已微有所聞，但是未得有確實消息未敢信以爲真，故連夜均至廣州之東堤，其位於花酒場中之襟江酒樓伴與陳軍將領杯酒周旋，而葉舉亦間在其中，因而盡得其秘密於是大驚，立即戒備，並推舉陳策爲代表星夜趕赴韶關報告此一嚴重警耗，力請

孫先生乘陳軍將領對於叛變一事意見尙未趨於一致之際，迅速回師遂行水陸夾攻，以消滅陳軍然後北伐，孫先生本已首肯，可惜廖仲愷先生亦在座接着發言，他認爲該等海軍人員年少好事，所作報告言過其實，不可聽信，並向孫先生力保陳炯明無他，不可操之過急，倘假以時日俟陳炯明氣平自會悔過歸來（但當陳軍叛變之日廖仲凱因過信陳炯明卒被陳扣留）孫先生因聽信廖仲凱一席話，回師之意自是打消。馮、袁、招、歐陽五艦長一聞陳策之回報，仰天嘆曰：「

不圖年少二字亦係一項罪名，其如害及國事何？！相顧慘沮。但陳軍之不穩消息，其他方面亦有傳來，致使孫先生將信將疑，轉而輕車簡從，於六月二日親自返廣州一行以觀究竟，並派馬君武及汪兆銘赴惠州勸陳炯明以國事爲重不可同室操戈，陳炯明一面敷衍馬、汪二來使，其實已陸續自石龍調兵暗趨白雲山佈置。

六月十四、十五兩日，陳軍異動風聲已緊，十五日深夜復有陳軍之軍官廣東高州人賴達前來告密，而孫先生之幕僚亦苦勸其趁早離開總統府登上軍艦指揮海軍平亂。孫先生初仍然聽信廖仲愷之言，認爲陳炯明不敢犯此大不韙，且爲着重視職守，不畏強暴起見，願爲國犧牲，不允離去，而海軍將士聞之則心急如焚，升火備戰，大息痛恨不能將軍艦開到陸上以對叛逆而救援孫先生。

陳炯明圍攻總統府

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凌晨禍作矣，陳炯明嗾使其師長洪兆麟派其部下旅長李雲復率兵一旅爲前鋒，將位於觀音山下之總統府包圍，槍砲齊發，查其目的實在於以亂槍將孫先生擊斃（奉陳炯明命負執行殺害，孫先生之專責者即前夕前來告密之賴達），事後認爲被亂兵誤殺，而陳炯明出面爲孫先生治喪並繼承中國國民黨總理，其計至險至毒。差幸總統府行將被包圍之剎那間，代秘書長林直勉參軍林樹巍合數人之力強挽孫先生離開總統府，樹巍先行，孫先生居中，直勉則後，沿廣大路惠愛路轉入永漢路向南步行，

雖經叛軍數度盤查亦能瞞過，但經過最後之一叛軍步哨站，因領隊軍官階級較高，其對於孫先生等之行動認爲可疑。正欲扣留待查，幸而遭遇到海軍官兵聞警趕登陸接應之隊伍，衝前拯救孫先生等三人出險，於是護送至海珠小島之北洋艦隊司令部稍事休息，其時孫先生已汗出如漿，衣服溼透，即其頭髮脚亦汗滴如珠。孫先生喘息甫定，即登楚豫軍艦，後因該艦之餐廳較小不足以容納陸續而來之幕僚居住，故旋遷駐永豐艦（其後改稱爲中山艦）召集溫陳二司令及全體艦長會議，商討戡亂大計後，孫先生即率領各艦集中黃埔港。

翌晨孫先生率領永豐、同安、豫章、永翔號及海防艦寶璧、廣玉號駛入省河，會同仍留在省河擔任巡弋及偵察叛軍之舞鳳艦向大沙頭、長堤、觀音山、沙河、瘦狗嶺、白雲山等處之叛軍據點砲轟，叛軍紛紛棄械退却，所可惜者則爲原已向孫先生當面承諾響應我方之粵軍第三師師長魏邦平竟臨時背約以致未能收復廣州，因此，是役僅能收到牽制叛軍不敢偷襲韶關北伐軍行營之效而已。

是役當各艦由黃埔港出發向省河方面進軍之際，航行至中途之「中流砥柱」河面，遙見一葉小舟，載沉載浮向我方划進，在軍艦桅盤上值司瞭望之軍士長忽大聲叫曰：「伍廷芳先生」，永豐艦長急下令緩航，放下艦梯迎接，孫先生不待通報聞聲趨至梯傍，扶掖伍廷芳步入餐廳，甫坐定，孫先生即問：「戰爭危險你來此何爲？」伍廷芳答：「我來陪先生，你既不惜爲國犧牲，

我又何惜此身。」孫先生曰：「不行，戰爭事非你所長，我現在要派你赴香港與各方面聯絡，並從事外交工作。」言畢強之使行，派小火輪送至黃埔轉赴香港，伍廷芳臨行之際淚承於睫哽咽不能成聲，其友愛與悲壯之情動人心魄，孫先生目送伍廷芳去後即下令進攻。

各軍艦砲轟省垣叛軍之後駛回黃埔，孫先生原擬親自出名發表文告聲罪討伐陳炯明，號召各方革命軍會師收復廣州，但孫先生之幕僚認為以一黨總理之尊，而與叛徒爭辯究有失身份，然則論次序應由溫、陳二司令聯名發表，但溫樹德託詞推却，倘若由陳策單獨領銜又恐惹起溫樹德之猜忌，孫先生因此而煩惱者兩日，終於毅然命隸屬於溫樹德麾下之永豐艦長馮肇憲、舞鳳艦長袁良驊、同安艦長歐陽格、豫章艦長歐陽琳、楚豫艦長招桂章等五人聯名發表文告，聲討陳炯明，並號召各方革命軍會師收復廣州，孫先生同時派總統府美籍顧問那文教授喬裝傳教士，攜帶密令開赴贛州，着北伐軍迅速回師反攻。胡毅生先生亦適時到達黃埔，因而藉悉自陳炯明叛變後之北伐軍情形，而海軍同袍亦方慶多添一平素參與孫先生機密之文人相助。孫先生，以免其為案牘而勞神，無奈胡毅生於動程之際，探知自韶關至廣州之南段一大部份鐵路已為叛軍佔據，不敢搭乘火車，胡毅生乃冒盛暑抄小路，步行多日始到達，翌日即病不能興，孫先生不得已着其赴香港就醫。

先總統 蔣介石先生當時在滬聞訊，於六月二十九日開閩蒞臨黃埔赴難，孫先生派飛鷹軍

艦副艦長鄭星槎前往迎接其到永豐軍艦聚首，艦上文武同志以蔣先生之為國家盡忠、為孫先生盡義精神同感欽佩。

火海浴血駛入支流

陳炯明以海軍橫梗於黃埔寢食不安，乃一再運動海軍內變，威迫利誘，高官厚祿否則進而扣留各艦長之家眷為要脅，以期就範，因此溫樹德之態度日益可疑，七月三日至五日之間，溫率同海圻、海琛、肇和、飛鷹號之盛、吳、田、何四艦長及其隨從連到永豐號兩次，晉謁孫先生，溫力言陳軍兵力雄厚，北伐軍遠水不能救近火，海軍實無能為力，故決意改守中立，敬請孫先生離開艦隊，孫先生當時態度鎮靜，歷舉中外名人之所以能成功，無不自艱難困苦中得來以勉勵溫樹德繼續奮鬥，雖舌敝唇焦，奈何溫樹德不稍易其變志，且更敢謂：「我們已預備儀式歡送孫先生了」，最後，孫先生乃嚴詞責之曰：「你既然貪生怕死，儘可離開我，可是仍有不少忠義的艦長擁護我的，你的妄想恐怕不能全部實現吧。」先是溫樹德第二次通知永豐艦長要率所屬來晉見孫先生的消息一傳，海防司令陳策，艦長馮肇憲、袁良驊、歐陽格、歐陽琳、招桂章、林若時、盧善矩及高級海軍軍官如馮肇銘、陳錫乾、李英傑、鄭星槎、胡軒、陳祺永、海防司令部秘書長袁柳溪等，一致預料此次溫樹德等之來不懷好意，將有嚴重之事態發生，故相約先集中於永豐艦以防有變，因該艦之下級軍官及士兵多係溫樹德之同鄉，溫樹德對之頗有影響力。殆溫到達後

，各忠義艦長及軍官即分一部份隨其步入餐廳，分坐及站立。孫先生之兩傍，而陳策則立於孫先生之座後，俾得於必要時易於作暗號以對付溫樹德等。廳中人雖擁擠但鴉雀無聲而靜聽溫樹德之發言，殆聽到溫樹德之「我們已預備儀式歡送孫先生了」一語，忍無可忍，莫不握拳透爪，目眦欲裂，正想着手解決溫樹德，即被孫先生發覺示意制止，溫樹德既受孫先生斥責，又目睹各忠義艦長及軍官手撫左輪槍柄怒目注視於其一身，心有所怯乃默然而退，不復再來，溫樹德去後，原隸屬於溫麾下之永豐號艦長馮肇憲、舞鳳號艦長袁良驊、同安號艦長歐陽格、豫章號艦長招桂章、福安號艦長林若時，一致向孫先生表示決心率艦脫離溫樹德，追隨孫先生同生共患難，雖然各人之眷屬仍淪陷在廣州亦在所不計，孫先生聽之動容，慰勉有加，事後孫先生對於敘述是役之文字曾作序曰：「……且以矜吾海軍及北伐軍諸將士之能為國不顧其私……」。當時孫先生面囑六艦長直轄於總統，作戰時則歸海防司令陳策指揮，但北洋艦隊中之永翔號艦長丁培龍因事未到，其態度如何尚不可知，後經由陳策探詢其究竟，丁亦表示無他，於是孫先生得以轉危為安，然而各忠義艦長之處境仍屬可慮，其碇泊處皆在附和溫樹德守中立之海圻、海琛、肇和三巡洋艦之八寸及六寸口徑砲近距離射程控制之下，而飛鷹艦艦更在附近，至於各忠義軍艦之大砲僅得四寸口徑而已。為避免正面衝突以防萬一起見，由鄭星槎率領測量隊，窮兩日之力，探測得另一條尚未為萬國海圖清楚記

載之珠江支流，其名倫頭滘者，其於潮滿時，我方軍艦可以勉強拖着河床滑過，且幸係淤泥底並無礁石。

七月八日午夜，溫樹德令該三巡洋艦暗中移動其原碇泊處，致使仍在我方扼守之長洲砲臺正面空虛，而忠義各艦亦失却屏障，溫樹德復令駐在該臺山麓之海軍陸戰隊孫祥夫部，於拂曉時暗中接應叛軍突襲該臺，要塞司令馬伯麟率軍力戰終於失守，叛軍乃得運用該臺及對岸魚珠砲臺之六寸口徑大砲向忠義艦隊及魚雷局之孫先生日間辦事處猛轟，孫先生長兄孫眉（字德彰）之子孫振興於是役陣亡，忠義艦隊以形勢不利，乃於七月九日深夜照原定計劃取水道偷頭潛航行（福安軍艦因吃水較深不能通過該潛，故該艦長林若時隻身隨艦隊出發）殆駛滘口，乃暫時停航會商進軍目的。

反攻策略兩種主張

海軍方面主張，將艦隊沿西江上駛至廣西梧州，掩護北伐軍留守梧州之關國雄師長整師軍隊東下，以佔領向稱富庶且能握水路咽喉之江門商埠，然後等待北伐軍回師時遂行水陸夾攻收復廣州，蓋關師長曾派員前來請求，孫先生派艦隊掩護其部隊東下，已經整裝待發，否則勢難通過肇慶峽。當時駐防江門之各番號部隊全係雜牌軍，戰鬥力薄弱，尚在徘徊觀望之中，倘我軍一到而由孫先生出來宣撫，其勢將歸附我方，在給養言之，地方既稱富庶籌餉自易，何況其地為僑鄉中心自然獲得大力支持。在形勢言之，水路四通八達，我方有海軍而叛軍無海軍，即使溫樹德敢

公然與我為敵，奈附和溫守中立之三艘巡洋艦，因吃水太深不能駛入西江，至於飛鷹一艦亦因其鍋爐及機器損壞甚重，非經半年時間不能修復，祇有我方攻叛軍，而叛軍無法攻我軍，以此為收復廣州之根據地最為適當。

孫先生之幕僚主張忠義艦隊應進攻廣州，其理由之一認為陳炯明之叛變，其部屬未必全部同意，其中必有忠義軍人不齒陳炯明之所為，趁其中心未固之時宜採攻心戰術，為我海軍一旦在省河作戰而進駐白鵝潭，則陳炯明部屬中將有少響應我方或有前來接洽者，且能再作一次牽制叛軍不敢投重兵北上抗拒北伐軍之回師。其理由之二憂慮那文顧問所攜帶之密令，能否順利交到北伐軍大成疑問，倘北伐軍得不到此一密令，不知道孫先生究在何處，甚至會懷疑其是否生存（據胡毅生先生言，北伐軍文武官員一聞陳炯明派兵圍攻總統府之消息，咸認為孫先生之生命凶多吉少故異常悲痛，胡漢民先生因此而大哭），如此將使北伐軍不知究應在何處用兵之苦，因此不如將艦隊駛入省河與叛軍作一場劇烈之戰鬥，使之震動全國，則北伐軍自然獲知孫先生尚在海軍中，不待得有密令就會迅速回師。以上兩方面之主張當時爭持甚烈，孫先生起而言曰：

「各人不必爭論聽我命令可也。」有頃孫先生下令永豐、楚豫、同安、豫章、永翔、舞鳳、寶璧、廣玉號八艦向省河白鵝潭方面進軍，七月十日晨我艦隊駛至三枝香（即三山）山下河面，已與白鵝潭入口處之車歪砲臺及江南之懲戒場一帶之叛軍砲兵陣地遙遙相對，以望遠鏡窺之遙見位

於該兩處之高地，似有新加建築之大砲掩護體甚多，為欲確知其大砲位置而予以消滅起見，忠義艦隊迂迴曲折前進，多方設法誘敵發砲。移時該兩處大砲果然齊響，彈如雨下向我艦隊夾攻，舞鳳艦因機艙中彈而沉沒，該艦艦長袁良驊率領生還之官兵登上寶璧艦協助該艦艦長盧善矩繼續作戰，各艦以永豐艦為首發砲還擊，並開全速魚貫衝越車歪砲臺與懲戒場間之峽道前進，雙方均以大砲及重機關槍互轟，火力空前熾烈，敵方砲彈在忠義艦頂、在艦橋、在甲板、在艦舷，紛紛爆炸，而穿甲彈則洞穿鐵甲在艦艙燃燒，死傷慘重，海軍軍官胡軒傷勢最驚奇，全身浴血如血人反而不死。事後檢查各艦除在空中放傍爆炸者無法估計之外，永豐艦中六個大砲彈，重機關鎗之彈着點如蜂窠，各艦中彈亦相若。

白鵝潭上驚險一幕

當時各國以粵省動亂，均派遣軍艦雲集白鵝潭護衛，其官兵及外國新聞記者，以望遠鏡目睹孫先生站立於永豐號之艦橋上，其於彈雨爆炸中指揮艦隊作戰莫不驚其神勇，及各艦駛過各外國軍艦之傍邊時，其海軍軍官即大叫：「孫逸仙先生」而三呼萬歲，歡呼之聲震動遐邇，接着不約而同一躍而起，齊將其軍帽向空一拋，經風一吹不少落在水上，但見白帽百數十頂四處飄浮如放水燈然。據我軍艦無線電官報告，各國軍艦均將是役由孫先生親自指揮作戰情形拍電向其政府報告。孫先生從事各役革命以來，各外國人獲有機會得而有目共睹者以是役為首次，故孫先生之令名益震動世界。

忠義艦隊既駛抵目的地停泊（孫先生親自為中彈者救死扶傷）。叛軍即以陸空軍及水雷對我方頻施加害，已不勝其敘述，而我方最感嚴重者其為糧食與煤炭，幸有仗義煤商譚禮庭者願以記帳方式暗運煤炭。糧食一項復賴省港澳輪船之海員於凌晨駛經我方艦隊傍邊時，在其船尾投下包裹於水中，由我方撈取，及廣東石井兵工廠長黃蘇之德籍夫人綺蓮娜女士利用嶺南大學之遊艇裝運麵粉日用品，於晚間親自押運至艦傍供給，至於情報亦有深明大義之沙面租界域多利大酒店賈辦陳寬五擔任傳遞，負責情報者多係李天德先生所屬之鐵血團同志，其次則為嚴月笙之臨時組織，其中以黃埔東寶之珠村人鄒女士所做情報尤為出色。因此吾人仍能在半饑餓狀態中日夕備戰，雖捱至面色黧黑雙目盡赤，而其鬥志仍不稍懈。吾人亦明知處此危殆之環境，其生存之時間只能以若干鐘點計算，雖經過一場又一場危險之後，其生還者彼此復得晤面時僅相視而笑，無人提及其本身之安危者，此種態度其為信仰乎，勇敢乎，天真乎，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耳。

吾人正四面楚歌之中忽接情報，北伐軍已回師攻佔韶關近郊之帽子峯，衆皆興奮，是時在廣州之叛軍紛紛北上抗拒北伐軍，其留守廣州者不足一師部，如果我方有陸軍一師由艦隊掩護登陸則輕易收復廣州，並可切斷其歸路，使其前後受敵，則叛軍軍心動搖，勝敗之局立見分曉。

在興奮情報未至之前，使人傷心者則為與吾人幾經患難之丁培龍艦長，抵受不住此中苦楚，竟亦步溫樹德之後塵，於深夜率永翔軍艦離開同

袍改守中立，吾人始恍然了解，當孫中山先生命馮、袁、歐陽、招五艦長出名發表文告聲討陳炯明時，為何不並使丁培龍參加，蓋已預感其為人終不可靠矣。

叛軍發動水雷攻勢

七月十九日叛軍總指揮葉舉指使前任海防司令周天祿，香港某大造船廠少東徐直及該廠之金姓機工製造漂浮水雷，潛運至白鵝潭順着水流方向施放，企圖轟炸永豐艦以戕害孫中山先生，但因其計算欠準確，該水雷甫流至該艦艦首百碼之遙便隆隆爆炸，水柱向空中直冒，艦身雖受震動幸無傷害，數日後彼輩再來，即被我方窺破，當場將徐直及金機工捕獲，孫先生面囑馮艦長暫時將兩人扣留優待，俟收復廣州之後釋放，但却被總統府參軍楊虎射殺，不久便被孫先生發覺，即召楊虎前來厲聲斥責之曰：「吾人從事革命原係大慈大德救國救民之大事業，你竟敢瞞着我殺害俘虜，簡直以暴易暴，我不要如你這等人。」全軍將士聞之無不深深敬佩，孫先生以德報怨之寬大容量，澤及加害於其本身之俘虜。海軍人員之所以願為孫先生效死者有由來也。

八月初據情報，北伐軍已於七月二十九日在韶關郊外與叛軍作戰失利，嗣更知其於八月四日退出粵境轉襲福建，以備他日捲土重來之根據地，因此孫先生之幕僚認為在目前而論，北伐軍回師無望，困守艦中無益，力勸孫先生離粵赴滬，俾得與各方面聯絡，英、日使領聞悉，均有表示願以其本國軍艦護送孫先生赴香港，八月九日孫先生偕同先總統蔣公暨林直勉、林樹

巍、陳肇英、楊熙績、黃昌毅、韓恢、陳人鶴、李章達、馬超俊、陳策、丁某等乘搭英國軍艦摩軒號赴香港轉赴上海，臨行之際，與海軍將士頻頻揮手而別。各忠義艦長於恭送孫先生登上摩軒號之後，黯然各自回艦安頓部屬以備他日之用，而艦長以行動過密，其數日之後均能脫身至香港稍事逗留轉往上海，孫先生聞之派馬超俊先生到碼頭迎接，日常到法租界環龍路四十四號孫先生寓所，商討收復廣州計劃。至於永豐艦長馮肇憲甫抵香港即患面瘡留港醫治，因其積勞體弱不治逝世，噩耗至滬，孫先生不勝悼惜，同袍等則同聲慨嘆，其不死於衝進白鵝潭之時而竟死於面瘡，是誠軍人之一大憾事也。

義軍回師廣州收復

陳炯明對孫先生一擊不中，使其企圖繼承中國國民黨總理之陰謀失敗，以致其欲造成與吳佩孚分庭抗禮，割據中國政權之局亦不復存在，頓感進退失據，而其自犯此大不韙之後，粵省民衆清議譴起，交責其背義忘恩徒禍粵民，陳炯明益覺慚愧。最使陳炯明傷心而出於意料者，陳炯明雖係文人出身，（前清秀才廣東法政學堂畢業）而治軍素嚴，梟將如洪兆麟亦畏憚之，但經此一役，藩籬已破，叛軍則又頓然變成驕兵悍將，紀律蕩然，盤據一方，各自為政，即陳炯明深惡痛絕之賭博亦敢不理其禁令，公然招商開賭。（原任陳軍師長叛變後升軍長之楊坤如事後與筆者談及此事，他說：「陳炯明都敢打孫先生，我們也可以違背他的禁令。」）釀成秩序大亂，粵民益厭恨之，不與合作。陳炯明以民心已去，士不聽令，

始悔大錯鑄成、頹勢無法挽回，遂意冷心灰，遷居於惠州西湖之老巢，不復再履廣州，軍事、民政任由葉舉、馬育航分負其責，以圖支撐殘局。

民國十二年一月孫中山先生乘此時機，命令馮、桂軍約會於廣西之白馬鎮（派葉夏聲先生擔任聯絡）揮軍討伐陳炯明，同時命令逗留滬濱之陳策、各忠義艦長及海軍軍官迅速回粵號召海軍響應，迨海軍成功之後，立即掩護馮、桂軍沿廣東之西江東下向廣州進軍，並分一部份艦隊遮斷

駐守江門、陽江、南路各屬及瓊州之叛軍與其主力聯絡，而駐防福建省中之粵軍許崇智部，亦奉孫先生之命令回師攻佔粵東之潮州各屬包括汕頭而搗陳炯明叛軍老巢惠州之背，尚在流離失所中之豫軍司令樊鍾秀自奉到孫先生之命後，即率領數千部隊及時趕到粵北響應我方，而譚延闓先生於是時已率領湘軍自湖南邊境開入粵之西北矣。

在廣州之主力叛軍於是已四面受敵，而海軍既將粵省各水路交通切斷，復衝入省河心腹要害，叛軍若不撤退勢成甕中之鱉，故不敢接戰，狼狽退回惠州。

孫中山先生於是順利收復廣州，設大元帥府於廣州之河南土敏土廠，奠定了北伐統一全國之基礎。

回憶當年筆者方二十七歲，父執輩均讚我為少年艦長，荏苒光陰，到如今不覺便渡過五十八個年頭，已是幡然一老叟，前塵往事恍如一夢。

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

增訂再版

鈕先銘著

定價壹佰元

請速購閱

名作家鈕先銘先生多采多姿的戎馬生涯中，有一段最難忘的經歷，最離奇的際遇，那便是他曾一度出過家，當了和尚，然後又明正言順的還了俗，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刻已由鈕先銘先生撰成還俗記，本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是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

「還俗記」增訂再版共三十餘萬言。四百餘頁，附以珍貴圖片，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册出版
合售新臺幣貳佰肆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間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祕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笈，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册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册陸拾元合售貳佰肆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